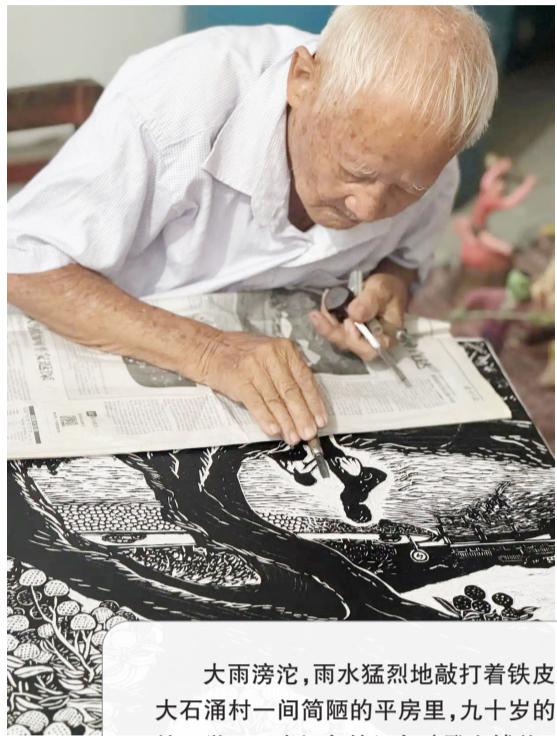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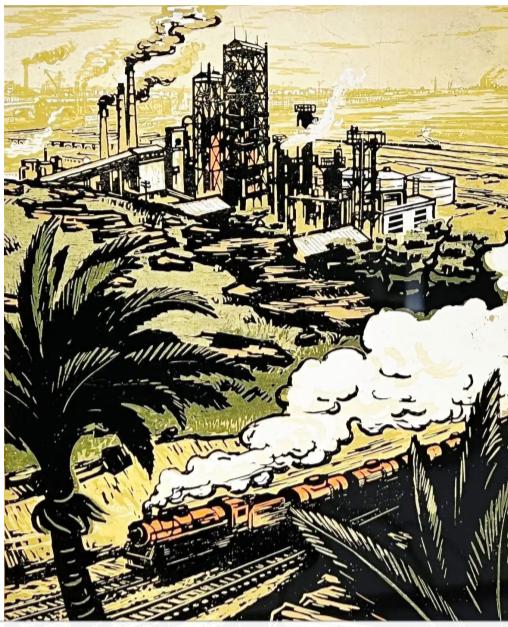


牛背上走出来的农民画家陈业精： 年过九旬刻刀未停 木屑深处乡情流淌



90岁的陈业精专心创作。



张宗俊创作的高州版画《油城报晓》被人民大会堂收藏。

大雨滂沱，雨水猛烈地敲打着铁皮屋顶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在广东茂名高州市长坡镇大石涌村一间简陋的平房里，九十岁的陈业精正俯身于临时搭建的工作台前，对窗外的喧嚣浑然不觉。两张褪色的红色胶凳上铺着一块薄木板，这就是他的创作天地。

铁皮屋顶下，四面白墙早已被层层叠叠的木刻版画占据，墙角堆放着已完成或未完成的各式雕塑。这位耄耋老人眼镜都不用戴，手持刻刀在木板上游走，每一刀都精准而坚定。

“心静，任它外面雨打风吹。”陈老微微抬头，说完又一头埋进了他的艺术世界里。

动人的艺术来源于生活

陈业精的艺术种子，早在七十多年前的牛背上就已悄然萌芽。

儿时的他总爱拿着树枝，在田埂上画下吃草的牛群。“那时候放牛，一看就是一天。牛吃草、耕作、休息的样子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回忆年少，陈老的眼神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。

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小学时。一位从城里来的美术老师发现了这个总是趴在地上画画的孩子，不仅送他半截铅笔和几张糙纸，还在课余时间带着他四处写生。

画牛、画鸭、画卷起裤腿劳作的农民……老师带着他在纸上画，在地上画，在墙面上画，那些看似随意的写生训练，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“那会儿大家只想着如何能吃饱穿暖，我也不懂什么艺术，只是爱

在地上画牛。那位老师告诉我，大米是身体的粮食，而艺术是精神的粮食，艺术就在身边。”从那时起，陈业精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最动人的艺术，往往来源于最熟悉的生活。

《风雨欲来》是他代表作之一，生动刻画了暴雨来临前村民紧急加固牛棚的场景。“看，树都吹歪了，叶子满天飞，风就要来了。”陈老指着画中细节娓娓道来，“那时候，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。保住牛，就是保住了一家人的生计。”

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乡土记忆，让他的作品始终散发着泥土的芬芳。从《选种》到《牧牛满坡》，从《绿化先行者》到《春耕图》，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对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，都在歌颂乡间劳动者。

高州木刻版画源于农村，歌颂劳动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高州版画迎来黄金时期。在张宗俊、卢西林等前辈的指导下，陈业精和近百名创作者组成了高州版画创作队伍，他们都是农民。“那时候，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艺，有时候为了一个刀的用法可以讨论一整夜。”

他们创作的《满山红》《竹乡流翠》等300多件作品，不仅在国内展出，更有8件作品走出了国门。“谁能想到，我们这些农民刻的版画，也能登上国际舞台？”说起这段辉煌往事，陈老眼中依然闪烁着自豪的光芒，“有一次，一位来自北京的教授参观我们的作品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出自农民之手。他说，这些作品里有最纯粹的艺术灵魂。”

“高州的农民会画画！”教授说的这句话让我骄傲了一辈子。”陈老语气坚定。

创新传承古老技艺

年过九旬的陈业精，依然在他的简陋工作室里坚持创作。更令人敬佩的是，他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进取精神。

在他近年创作的冼夫人系列木刻版画中，这位历史上的巾帼英雄被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。“创作冼夫人系列是我多年的心愿。我希望把冼夫人幼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等人生各个阶段都刻画下来。”陈老指着墙上一幅刚完成的作品说。

这幅作品中，马背上的冼夫人英姿飒爽，纵马奔驰在荔枝林间，盔甲服饰和妆容都经过精心设计。“你看冼夫人的服饰、妆容、盔甲等都借鉴了现在流行的电视连续剧，冼夫人也‘时尚’了不少呢！”陈老笑着说，“艺术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、墨守成规的，而是要用大家爱听、爱看的方式讲述故事。”

除了冼夫人系列，陈老还在尝试其他创新。“最近高州变化很大，我也在研究如何把现代建筑融入传统版画，”他拿出一幅草图，“我想创作一幅《新城古韵》，把高州的新地标和古建筑放在同一个画面里。”

正值90岁高龄，虽然不再方便远行，但陈老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式——与徒弟罗小通合作。罗小通成了他的眼睛和双腿，走遍高州的每个角落，拍下城乡新风貌，两人共同构思如何在版画上呈现，新旧碰撞，也为创作激发了无限灵感。

“你们看，这棵古树上的树洞，像不像一扇窥见历史的窗户？”对着近期完成的新作《荔乡甜蜜蜜》，陈老兴致勃勃地讲解创作灵感，“我们用一棵千年古荔枝树作为前景，通过中空的树洞展现桥头村小桥流水的新风貌。骑行的青年、戏水的孩童，就是荔乡新生活的剪影！”

如今，虽然不再亲赴课堂，但陈老的工作室依然不时迎来求教的年轻人。在这个挂满作品的简陋空间里，艺术的薪火仍在传递。

“陈爷爷，为什么您这么大年纪还能创新？”一个来访的大学生曾这样问他。

“因为艺术就像生命一样，需要不断生长啊。”陈老微笑着回答。

夕阳西下，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。工作室里刻刀声依旧，陈业精伴着窗外的余晖，继续打磨着新作的细节。

满墙的作品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，从黑白分明的农耕场景到色彩绚丽的现代乡村，再到充满创新精神的冼夫人系列，这条艺术探索之路，他走了七十多年仍不愿停歇。

“只要手还能动，我就要继续刻下去，继续进步。”老人的话语在满室木香中轻轻回荡，“艺术这条路，没有终点。”

窗外，雨后的村庄格外清新。陈业精重新拿起刻刀，在木板上又刻下了一道新的痕迹。这道痕迹，连同之前成千上万道的刻痕，正在慢慢汇聚成一名农民画家孜孜以求的一生。（南方日报）

刻刀下岁月留痕

陈业精的艺术之路，是一条执着坚守的漫漫长路。

高州木刻版画的制作工序极其繁复。“刻版时，手稍微一抖，整块版就废了。”陈老摊开双手，掌心布满老茧和刻刀留下的痕迹，“这双手，刻了六十多年版画，每一道伤痕都是一幅作品的印记。”

谈起木刻版画，陈老滔滔不绝：“单是刻刀的保养就很有讲究。不同的木材要用不同的刻刀，刻直线要用平口刀，刻曲线要用圆口刀。下刀的角度、力度，都要恰到好处。”

高州木刻版画要先画，再转，再刻，再拓，起码经历4个大步骤方能完成，光是刻这一工序，快则数天慢则数月，一刀下错往往就要推倒重来。“这是‘讲究’也是‘笨拙’。因为难学，所以很多人不爱学，但一旦爱上了，就要刻一辈子。”陈业精说。

直到三年前，陈业精还活跃在多所学校的课堂上。在小学、初中、福利院，都曾留下他授课的身影。“记得有一次上课，有个小女生问我：‘陈爷爷，为什么你刻的牛都会说话？’我告诉她，因为我跟牛做了一辈子的朋友！”

他总是耐心地手把手教孩子们握刀。“孩子们的手很小，但很灵巧。他们刻出来的线条，有时候比大人还有灵气。”在陈业精的课堂上，孩子们的创作题材十分丰富。钢铁侠、哆啦A梦、喜羊羊与灰太狼……陈老从不限制孩子们的想象。“我的老师告诉我，艺术来源于生活。我的生活在牛背上，所以画农村，但孩子们长在春风里，可以刻画的素材大多太多。”想起学生们，陈老满脸宠溺，“我常常觉得孩子们何尝不是我的老师。”

